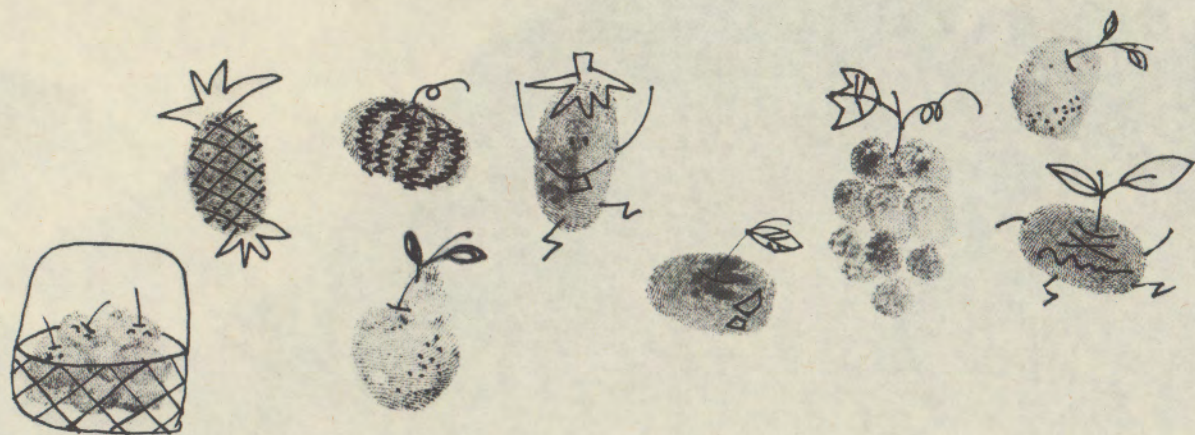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菜市記

陳英漢

老師們的評語：
——本文部份修飾詞語並未臻於妥切，錯別字亦不在少。但行文活潑取材真實，而在輕鬆記敘中，寓有深刻人生體驗。
——小中見大，文筆活潑自然。

星期天的清晨，太陽雖和平常一般，早已綻開了溫暖和煦的慈顏，但繁忙熱鬧了六天的城市，卻像個賴床的小孩般，仍然兀自睡眠迷濛地留連在夢境中。我打開大門，撲面襲來一股早晨的清新，令人為之神清氣爽。平靜的街道上漾著假日特有的慵懶味兒，只有早點舖子與晨跑者暗示了一份蓬勃的朝氣。深吸一口氣，安詳愉悅的氣氛遂飽脹了我的胸懷。回頭朝著廚房大喊了一聲：「媽，我走囉！」便輕鬆地吹起了口哨，往菜場的方向踱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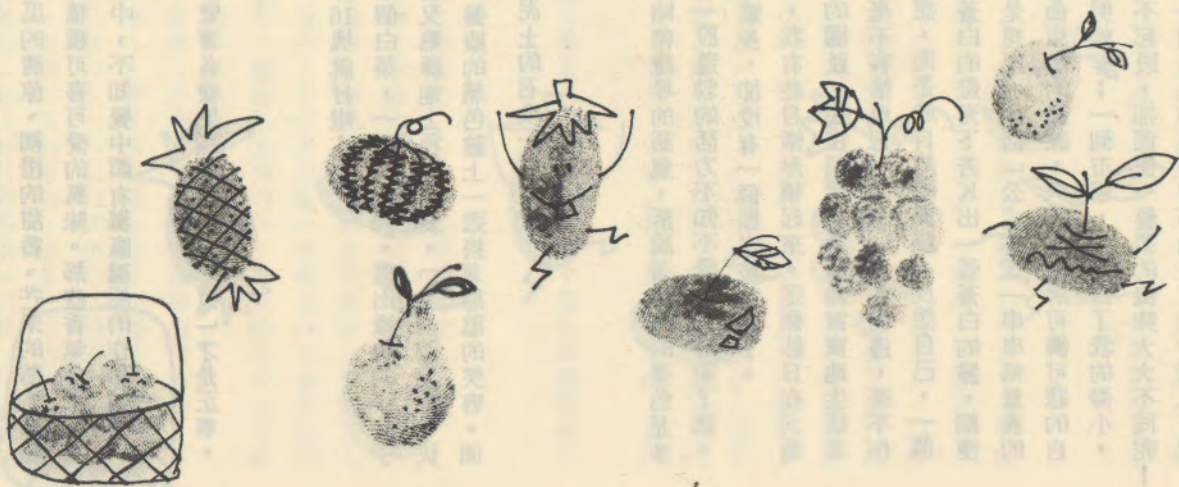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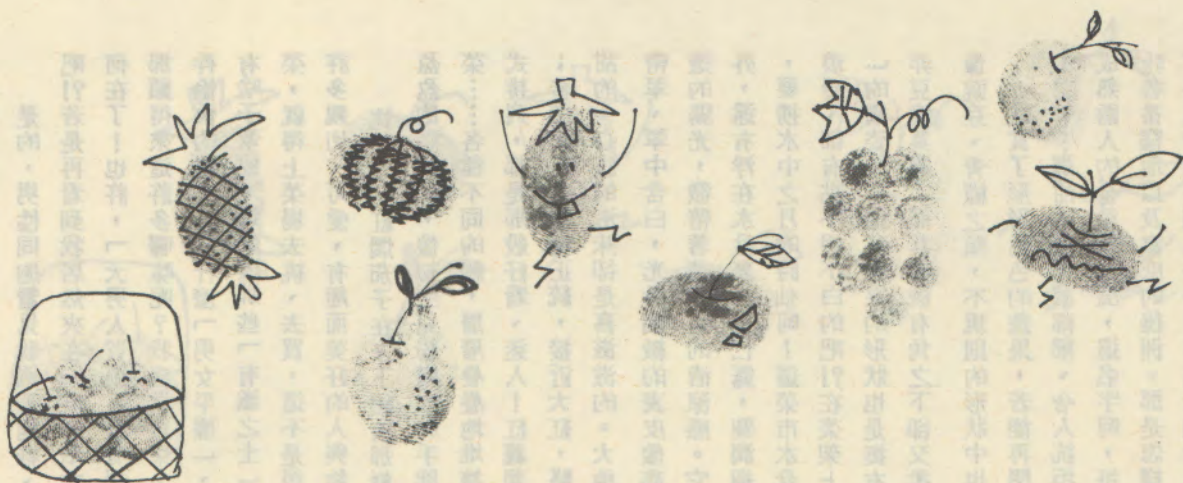
嗚呼！大男人上菜市場，這不是女權的囂張、男性地位的沒落嗎？

是的，男性同胞看見我蹣跚著拖鞋、推著媽媽樂菜籃車的模樣，大約總會感到好笑而深切地不以爲然吧？若是再看到我居然夾在一堆三姑六婆間跟小販討價還價，一定更要嗤之以鼻，而喟歎「男性尊嚴」何在了一也許，「大男人買菜」是有損我們男人的尊貴地位和威嚴，不過，對我而言，買菜就是買菜，那顧得來這許多囉嗦呢？我喜歡買菜，因為根據我的經驗，這不但跟「尊嚴」無關，而且逛市場還真是件愉快的事！至於什麼「男女平權」、「什麼「男女角色的更演」，這些高深的理論和「男人買菜」到底有啥子牽連，這就讓那些「有識之士」在報章上大加評論一番吧！我只認爲要吃雞鴨魚肉、要嗜水果蔬菜，就得上菜場去挑、去買，這不是很天經地義的事嗎？何況，像這麼美的清晨，想著在菜場可以見到許多親切、可愛、有趣而美好的人與物，更覺上菜市真是個絕佳的享受了！

比如說，紅燜茄子在未下鍋前那鮮紫晶瑩的色澤，不去市場怎欣賞得到呢？還有白蘿蔔，一根根水盈盈飽滿的，像初生兒粉嫩的胖手胖腳，讓人一看便忍不住想湊上嘴去咬一口！小白菜、芥藍、青江菜……各種不同的綠，層層疊疊地堆擠著，青翠的、蒼鬱的、深湛的，你定會驚歎於它們不論以什麼形式排列，都是那般好看、迷人！紅蘿蔔鮮潤欲滴的紅，漾著水意的，看著便不自覺地隨之迷濛溫柔起來；蕃茄的紅就比較正統，接近大紅，略暗，令人想起少女豐潤嬌怯的朱唇，嚐一口，同樣也都是酸酸甜甜的，心底的滋味卻是喜滋滋的。大地孕育出來的果蔬，真是樣樣都有獨特可愛的地方。茭白筍是白裏帶翠、翠中含白，光滑細緻的表皮像高級絲料，觸手涼膩。悅目的玉米則比黃金還美麗，像夏日雨後初透的陽光，微帶著薄荷般的清涼感。它們齒狀地整齊比列在梗上，使人聯想起「齒如編貝」的美女。另外，還有浮在水盆裏的杏仁露，圓潤細滑，飄著特殊的香氣。每次看到杏仁，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李白，要撈水中之月的詩仙呵！這菜市水盆裏的不就是月亮嗎？李白若曾到過菜場，大約也不會死得這般離浪漫、卻有點不明不白的吧？在菜架上橫臥著的冬瓜，長長圓圓的造形，稚拙之餘，還頗有「美人倚欄」的嬌姿。看這些蔬果的形狀也是挺有意思的，絲瓜、竹筍也都是長圓狀，但巧拙之趣各異；方正形的非豆腐莫屬，而其有稜有角之下卻又柔軟異常，令人深思；塊狀的洋蔥、馬鈴薯有厚實穩重的風味；而像豌豆、青椒之類，不規則的形狀中也各具可愛之處！

欣賞了形形色色的蔬果，若能再閉起眼，用嗅覺去領略那來自泥土的各種香氣，就會更心曠神怡了！嗯……那甜膩膩、濃郁郁、令人抗拒不了的，是哈密瓜的香味吧？果然，那邊的水果攤堆疊著一顆顆成熟誘人的金黃哈密瓜，這名字呵，每每要撩起我一股遐思，思想著千里之外的新疆，那天山的冰雪，吐魯番窪地以及富庶的綠洲。那是怎樣的一片鍾靈毓秀的土地呀！又有著怎樣的一群淳樸自然的人們，才得以培育出如此美妙異常宛若仙品的瓜果呵！在哈密瓜馥郁的馨香下，穩穩透散出一絲雅淡的、清新





的芬芳，這芳香來自水梨。和水梨相似，卻又多一份青澀味兒的，是來自梨山的小蘋果。細心的品味，還可分辨出香蕉透熱的熱帶香氣、鳳梨令人牙酸的辛辣味。西瓜的清涼、柳橙的甜香、芒果的誘人，還有番石榴土氣而霸道的濃烈，在不同的季節，使空氣中洋溢著種種可喜可愛的風味。那些香氣分子恣意在空間中竄流，頑皮地鑽入人們的鼻孔、鑽入那被污染的心肺中，不知覺中頗有滌塵瀟垢的作用，令人為之神定氣閒、更為之著迷沈醉！

逛了大半日，我只一逕像個「城市佬」下鄉般，貪婪地瀏覽著各樣果蔬，而忘了「買」才是正事，籃子裏還是空空如也呢！再這般瞎逛，中午可得餓肚子嘍！

「老闆，大白菜一斤多少？」

「先生，你很會買喔！今天這個白菜很好、很新鮮哪！算16塊就好啦！」

這是個本省籍的中年菜販，一邊說著，一邊就熟練地挑了個白菜，一刀剖下去，露出嫩白的菜肚子，帶著「你瞧，我沒說錯吧！」的得意神情展示給我。然後又熟練地上秤、裝袋，「三十四元！」快速地算好價錢，順手抓了兩根葱放進袋裏遞給我。從頭至尾，健康的赭色臉上一逕掛著憨憨的笑容。面對這些樸實的鄉下人，我總感受到一股無法抗拒的親切感，像泥土的召喚一般。

「再給我半斤四季豆，還有，揀三、四條小黃瓜！」

「好！好！」

他仍然一邊熟練地挑揀著，口中一面叨念著，用那爽朗而略帶謙卑的語氣，訴說著我挑的菜色是多麼好，他算的價錢又是多麼公道。看他忙得熱絡起勁的模樣，一股蓬勃的活力不知不覺地也感染了我。陸續有顧客上門，他依舊親切而謙卑地招呼著，亂中有序，人雖多，卻沒有一個顧客被冷落了。

接過菜，付了錢，他沒忘記道兩聲「多謝！多謝！」突然，我有些自慚形穢起來。這個終日在大地上耕作的菜販，筋肉突起的四肢、風霜滿佈的臉孔，沾著污泥的腳趾，在在顯示他是真真實實地生活著、懇懇切切地在發揮他的生命。這樣一個生命的耕耘著，他卻毫不吝惜地把「感謝」掛在嘴邊，毫不作態地把謙卑寫在臉上。生命的虔誠認真於他不是口號、不是理想，而是最自然的實踐。反想自己，一個高等的知識份子，卻像一個自囚於高塔之上的狂想者，日夜在蒼白的燈光下苦K出一張蒼白的臉，細瘦的四肢與憔悴的心靈展露著生命的虛無。唯一熱衷的夢想，就是想把「生活」公式化成一串串無意義的符號，而往往還從這些扭曲了生活真面目的符號中，丟失了生命原始的真誠，只建構起那可憐可悲的自驕和自大！我著實凜然了！在教室裏，我自以為文質彬彬、聰明能幹；一到市場，卻明白了我的渺小，只覺自己手長腳長地徒佔空間，還不如一顆小小的蒜頭，它雖不起眼，卻能使一盤菜的滋味大大不同呢！

「先生，今天的里肌不錯，看看吧？」冥想中信步而行，一個熟悉的招呼聲驀地在喧嘩中鑽入了我

耳中，抬頭一看，果見歐巴桑盈盈地堆著笑臉向我打招呼呢！

「歐巴桑，切半斤里肌。噫……再來一塊前腿肉好了。對，這一塊，皮要剝掉喔！」我習慣向這位太太買豬肉，不但因為她賣的東西新鮮、斤兩給得大方、不計較零頭，主要還因為她給人白淨清爽的好印象。略略發福的身子裹著碎花的布衣裙，施了淺粧的圓臉春風般和煦地笑著，最令人無法拒絕的是她一口黏軟的聲音，用詞用句雖是世故的，腔調卻如女孩般輕柔客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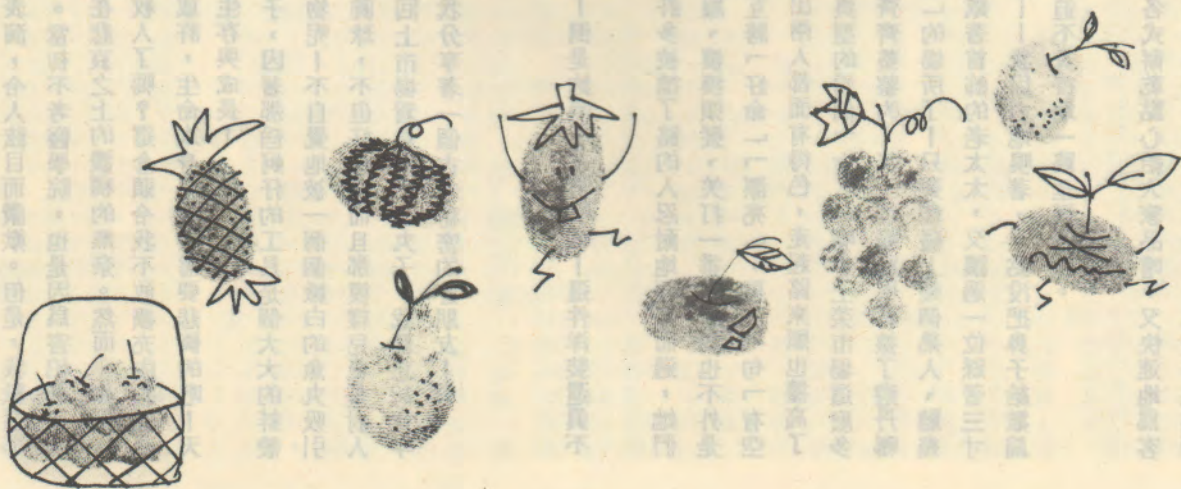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有一個多月沒回家了吧？你媽媽來，我都會問起你地！」畢竟是老主顧了，歐巴桑蠻清楚我的，偶爾還會向別的太太們誇讚我——「念大學的，工程師喔！還很孝順，放假回家都會替媽媽買菜，難得哪！」——常弄得我窘迫萬分，面紅耳赤的。我就是很佩服這些「市井小販」應付顧客的那份熟練豁達，他們不但記性好，而且總知道在什麼時候、對什麼人說什麼話是最得體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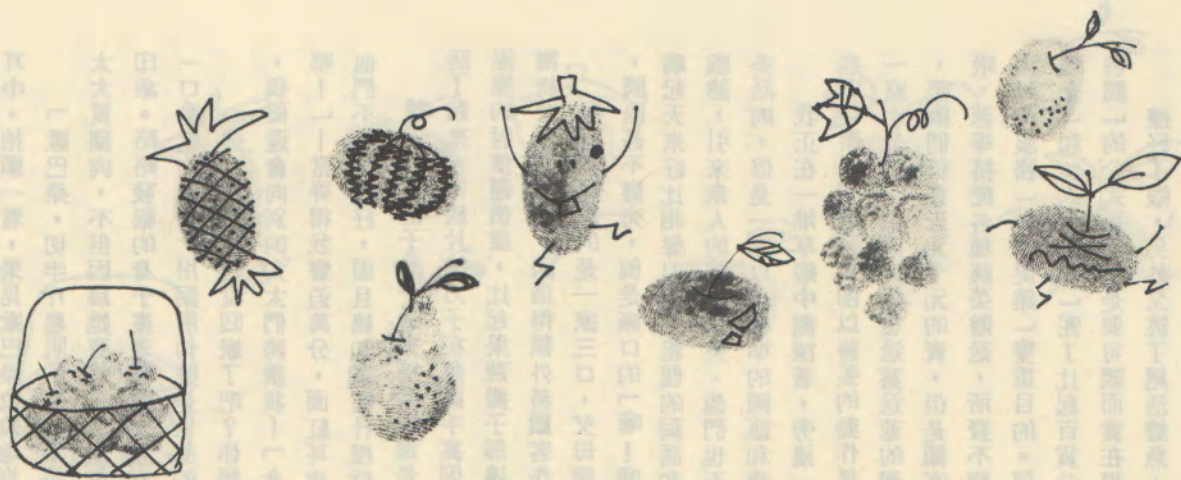
繞過豬肉舖子，一長列接續的都是魚蝦海鮮類。每個攤子上都掛著燈泡，暈黃的光線下魚蝦好似都活了起來，刮鱗片的刀子在魚販手裏俐落地揮動著，噴濺的亮閃閃的魚鱗伴隨著漫溢的腥味，加上沸沸揚揚的討價還價聲，比起果蔬攤子那邊多了份活力、熱鬧，卻也少了些清雅。賣魚的人手總是多些，每攤總要二、三個，因為得額外替顧客作殺剖去鱗的服務。

我常愛光顧的是一家三口，父母帶著個十二、三歲的小女孩。父親是道地的台灣人，受日本教育的，國語甚不靈光，倒是滿口的「嗨！嗨！」「阿里阿多！」太太是嬌小型，十分開朗、健談。夫婦兩人聊起天來好比相聲似的，粗俚的詞語和親切的話題中，自然散發出樂觀與單純，偶爾穿插些彼此的調侃戲謔，引來眾人的齊聲大笑，他們也不以為忤，還和大夥兒樂成一團。小女孩則一逕溫順地做事，毫不多話的，但是一開口，標準的國語和清脆的嗓音卻會令人眼睛一亮。

我正在一堆草蝦中翻揀著，旁邊一位太太已挑好了一尾虱目魚，直嚷著：「刮乾淨點，薑給我多一些！」樂天的老闆立即以誇張的動作抓了滿滿一把薑絲放進袋裏，那位太太便十分滿意地付錢走了。我一直十分欣賞菜市裏這種送薑送蔥的習慣，因為喜愛其中的人情味兒。當然啦，若有人願意光買蔥蒜的，菜販們仍會五元十元的賣，但是顧客買蔥蒜，小販送幾枝韭菜、買蛤蜊、茄子，附加一把九層塔、薑、蔥等搭配各種蔬菜贈送，所費不貲，卻給顧客極大的方便，並且滿足了人們「貪小便宜」的心理，達到「服務」和「促銷」雙重目的。這買賣雙方是皆大歡喜，其中似乎蘊涵著幾許中國人特殊的「企業理念」和「人生哲學」呢！比起百貨公司「羊毛出在羊身上」的打折、比起現代企業計算「成本」、「利潤」的公式化，不是要可親而實在得多嗎？

揀好了蝦，另外又挑了尾活鯉魚，我不敢要老闆替我剝殺，匆匆地付錢就走了。雖然我極愛看小販們熟極而流暢的動作——刀背「砰！」一聲敲暈了活魚，帶著一絲仁慈意味地讓牠在無知覺中免受宰殺之





苦。然後剖肚、去腸、刮鱗，一氣呵成的動作，俐落乾淨，像表演，令人眩目而讚歎。但是，我厭惡那生命終止的情形，雖然只是魚，而且也許是早就奄奄一息的了。當初不考醫學院，也是因為害怕那手裏播弄著一條條生命的經驗，這會引起我深深的悲哀，以及漂浮在悲哀之上的濃稠的無奈。然而，如果我同情魚蝦、雞鴨、豬牛，那麼可憐的不就要變為漁夫、農家、牧人了嗎？這念頭令我我不敢擴充內心的悲憫，因我知道不論悲憫什麼，盡頭處總是對命運的莫可奈何！或許，生命本身原就不需要悲憫的吧！天道循環，宇宙萬物就是要這般互相競爭，然後才能由其中求取生存與成長！

提著將滿的菜籃，踱過了賣蚵仔、田螺、蝦仁、蛤蜊的攤子，因著那蚵仔的工具是個大大的蚌殼，我便覺得十分欣喜起來。這世界真是到處都有可愛迷人的事物呢！不自覺地被一個個嫩白的魚丸吸引了，毫不吝惜地又買了整整一斤。從小我就愛這晶瑩潔白的小圓球，不但好吃，而且那模樣兒更是討人喜歡。幼時童話裏常有「魚丸伯」這類人物，親切而慈祥，每回上市場看見這些小丸子，我便想起童年時的種種趣事，因而更使我對魚丸有著偏好了，好似它們是和我分享著一個古老秘密的好朋友！

、正想得入神，身後傳來了一疊連聲女人的招呼：

「嗨！李太太！哎喲，好久不見，跑到那裏去好命了？」

「喲！張太太，那有妳好命哦！回我娘家去住幾天而已啦！倒是妳唷……嘖嘖嘖！這件洋裝還真不錯吔！」

兩個女人親熱地攔街而談，興奮之餘，音調也高了八度。許多被撞了路的人忍耐地側身而過，她們仍舊恍然未覺，嘖嘖喳喳比手劃腳地談著，不時還互相拉拉衣服、摸摸頭髮、笑打一番。講的也不外是老公、兒子、新作的髮型、新添的衣服之類。結尾當然是不忘互誇「好命」「漂亮」，再加一句「有空來玩！」然後兩人才心滿意足地道別了。轉身的一刹那，看得出兩人都面有得色，走起路來頭也擡高了、腰也挺直了，和小販殺價的聲音似乎也更精力充沛了。真是典型的兩個「女人」啊！上菜市場這麼多次，我發覺市場裏雖是又髒又亂，但幾乎每位太太都是打扮得齊齊整整的，甚至連腳趾甲都擦了蔻丹哪！這些家庭主婦平日無處可去，只能把市場當作是「服裝表演」的場所了！只要能碰上幾個熟人、聽幾句讚美的應酬話，就值得高興一天了！搖搖頭，我閃過了一個戴著首飾的老太太，又讓過一位踩著三寸半高跟鞋的中年婦女，突然聞到一陣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，嗯——我用力地嗅著，差點沒把鼻子給數扁了——這是一家有名的糕點舖傳來的誘惑！三步併作二步，我迫不及待地一路垂涎過去。

「老闆娘，我要一盒太陽餅！」

舖子前照樣是人疊著人，老闆娘笑嘻嘻地忙著，不斷拿出各式餅乾點心給大家品嚐，又快速地為客人包裝、收賬。我吃了二塊免費的芝麻餅，真是又香又酥，差點害我連舌頭都吃下去了，還是熱烘烘剛

出爐的呢！心裏一樂，又多要了一盒鳳梨酥，想著可以帶回學校去分享室友們。

這家舖子店面很小，但是手藝很棒，尤其那招「免費試吃」的推銷術，真是招徠了不少顧客。中國人嘛！都愛佔些小便宜，但是這「便宜」若是大大方方地明著給，中國人就更愛面子了，心想怎麼好意思擺明了拿人家好處呢？於是就會故示大方、毫不吝惜地掏錢多買些了！

點心舖已快到市場盡頭，看看菜籃也差不多滿了，正想打道回府，又看見掛著各式火腿的燒臘店裏，女店員正用湯匙舀著剛做好的肉鬆，香噴噴的，我便上前順口問了句：「肉鬆怎麼賣？」「八十！」我一聽，心想一斤八十元，不貴嘛！便要了一斤，順手掏出一張百元大鈔讓她找。誰知她竟用十分怪異的表情看著我，也不收錢，後來，見我一副困惑貌，才說：「先生，一共一百六十塊！令我霎時窘紅了臉。」原來市場裏算價格的方式各不相同，賤價的菜論斤算，貴點的則以兩計，而像肉鬆、肉干這類的，很少賣幾兩的，但是算一斤的價就要超過百元，聽起來似乎很貴，於是習慣上就說半斤多少多少的。當時我不了解，所以才出了個洋相。唉，自以為逛菜市已很老練了，沒想到還是鬧了件糗事。這世界真是處處有可學習的地方呀！人一自滿就會出錯，這道理果真沒錯，雖是菜市場這麼個髒亂之處，也能教會我「謙虛」這兩個字呢！

匆匆付了錢，有點像逃跑似地踏出了市場，心裏還虛虛的，疑心著那小姐正在掩唇竊笑我的狼狽，回頭一看，整個菜市驀地以一種奇異的姿態映現在我眼中，像張默劇時代的影片。暈黃的燈光下，黑黝黝的菜架子、肉攤子，都像小方格般可親地比列著，人物的臉孔都模糊不清，只看見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流著，比手畫腳的，嘴巴一開一闔的、微笑著的。我眨眨眼，默片突然配上了聲音，各種吵雜喧嘩的聲音像潮水般淹蓋過來。我莫名地覺得很感動，有一股溫暖飽脹的感受充盈了我的心田。不知怎地，腦海中浮現了我孤獨地在實驗室中為數位電路實驗熬夜奮鬥的景像，心底猛地為那個「我」生出一絲細微的同情。我想到「偉大的科學家都是寂寞的」這句話，忽然很高興地發覺那個「偉大的科學家」不會是我。因我是不甘寂寞的、我是屬於人群的。雖然，設計創造的挑戰性與成就感是那麼迷人；然而，我是不會甘於耽在空曠清冷的實驗室裏，與那些冰冷的機器廝守一生的。管他什麼IC、什麼電腦、什麼他媽的0和1，我需要的是時時走入那萬丈紅塵中，走入像菜市這般充滿了人味的地方，與所有的男女老少一起呼吸、一起體會生命的脈動。在群眾裏卑顏屈膝地學習，向不會國語的種田人、向老太太、向屠夫、向村姑請教生命的真義。

我猛然又覺悟到，女人雖然在這世界上受到許多壓抑與忽視，但千年來她們卻始終生氣勃勃地活著，而且愈來愈有奮發昂揚的趨勢，或許這和她們常常逛菜市有密切的關係吧！

誰說，男人不該上菜市逛逛呢？

